

旧金山早期华侨领袖唐廷桂 史事钩沉

宾睦新*◎

【摘 要】 唐廷桂，又名唐植，是早期赴美华人，具有良好的英语教育背景，了解美国文化，曾协助美国传教士施慧廉向旧金山华人传教；在美期间翻译了《采金条规》，担任旧金山法庭传译员，积极维护华人权益；并组织粤剧班“鸿福堂”赴美演出，慰问华人，展示中华文化；又出任阳和会馆总董，服务更多华人。唐廷桂还组织华人捐资修建华人教堂，参加美国独立日巡游，接待来访的美国重要人物，积极协调华人与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帮助华人融入美国社会，展示积极的中国形象。唐廷桂是一位重要人物，其贡献显而易见。对唐廷桂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旅美华人华侨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特别是对于还原和丰富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历史样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唐廷桂（唐亚植）；美国华人；阳和会馆；施慧廉；鸿福堂

前 言

唐廷桂（1828年12月23日~1897年7月6日），清代广东省香山唐家村（今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人，乳名亚植，原

* 宾睦新，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珠海澳科大科技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唐廷枢研究》第3辑，第62~76页。
Tong King Sing Studies

名唐植，曾用名国华，官名廷桂，字建安，号茂枝，曾被误写为“唐廷植”，英文名为 Tong Achick 或 Tong Mow Chee。^① 其乃家中长子，有唐廷枢、唐廷庚、唐廷坚三个弟弟。^② 1839 年 11 月 1 日成为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的首批 6 名学生之一；^③ 1843 年作为翻译官，随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前往上海参与开埠事宜；^④ 1844 年 9 月返校继续学业；^⑤ 1847 年 10 月 16 日，在香港巡理府法庭（Chief Magistrate's Court）做传译员；1849 年马礼逊学校关闭后，又改入圣保罗书院继续学业；1851 年 9 月涉嫌海盜案，被法院辞退。^⑥ 唐廷桂被解雇后，又因妓女案而绯闻缠身，^⑦ 正好一位同族叔叔在美国旧金山谋生，以及美国西部发现金矿后出现“淘金热”，于是他决定前往试试运气。^⑧ 唐廷桂的这位叔叔曾在香港传票官（Sheriff）霍尔德福斯（Charles Gordon Holdforth）那里做事。霍尔德福斯是澳大利亚人，大概 1842 年到中国经商，1845 年在香港巡理府办公室任职，先后担任二等书记员、验尸官、传票官、助理巡理府等职务，1850 年 3 月因犯事担心被捕而托病休假 10 个月，带着两

① 唐廷桂乃其正名，唐植是原名，唐亚植是乳名，唐国华是化名，唐茂枝是讳称，唐茂之是唐茂枝误写，唐杰、唐实、谭亚祺、童·阿奇、唐阿植、唐阿七是回译错误，唐廷植是研究者创造的错误名。唐廷桂所用各名情况，参见宾睦新《唐廷桂正名考》，《澳门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② 唐氏兄弟情况见《唐景星家谱》，珠海市博物馆唐越先生提供。

③ “Catalogue of the Pupils that Have Been, and New Are in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1843, p. 623.

④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1843, p. 625.

⑤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1845, p. 475.

⑥ 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Vol. 1, Hong Kong: Noronha and Company, 1898, p. 293.

⑦ 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Vol. 1, pp. 307 – 308.

⑧ 施其乐：《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唐氏兄弟之青年时代》，袁琴、何宇宇译，林广志主编《唐廷枢研究》第 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108 ~ 110 页。

名中国仆人乘坐凯尔索号（Kelso）前往旧金山定居，再未返回香港。^①唐廷桂的叔叔就是霍尔德福斯带去旧金山谋生的仆人。^②就这样，唐廷桂有机会成为最早赴美国西部谋生的中国人。

一 服务上帝，向华人宣教

1848年，北美洲西部上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发现金矿，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涌来淘金。广东沿海百姓获悉后，也陆续加入了淘金的队伍。1849年到达美国加州的华人仅325人，1850年升到450人，^③1851年猛涨到一万多人，1852年增加到两万多人。^④北美洲西部此时正处于开发阶段，各色人等蜂拥而至，大多以开矿采金为业，竞争激烈，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华人相对于欧洲移民而言，是后来者、弱势者。“宗教信仰就成为华人个人和群体的心灵安慰和道德维系、生活尊严的必要精神支柱。”^⑤华人所到之处，皆会修建庙宇。1850年初，冈州同乡会在旧金山修建了关帝庙，三邑同乡会修建了妈祖庙，供奉中国本土神灵，以祈求护佑。^⑥

华人的大量到来引起了美国基督教新教各派的关注。美国以往主要是向东南亚和中国派遣传教士，现在美国西部华人数量庞大，自然也有了传教的必要，于是教会计划派遣熟悉汉语的传教士前往旧金山。然而

① 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Vol. 1, pp. 276 – 277; G. 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16 – 117; Patricia Lim, *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emete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40, 190; 冼玉仪:《穿梭太平洋: 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 林立伟译, 中华书局, 2019, 第58 ~ 59页。

②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20.

③ Mary R.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69, p. 498.

④ 陈依范:《美国华人》, 郁苓、郁怡民译, 工人出版社, 1985, 第55页。

⑤ 杨凤岗:《北美华人宗教》,《中国宗教》2001年第1期。

⑥ 杨凤岗:《北美华人宗教》,《中国宗教》2001年第1期。

熟悉汉语的英美传教士大多在中国，教会一时难以调派人员前往加州。唐廷桂计划前往美国旧金山谋生，自然引起了香港的英美两国传教士的关注，他们计划举荐唐廷桂协助旧金山传教士向华人传教。唐廷桂在澳门和香港接受了十多年的西式教育，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校长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教员啉呢（Samuel William Bonney）和咩士（William Allen Macy）都是美国传教士，以及经常来授课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等。^①唐廷桂经过十多年的耳濡目染，对基督教也比较亲近，也就成为英美传教士计划向美国加州派遣传教士助手的最佳人选。

唐廷桂离开香港之前，即1851年6月29日，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施美夫（George Smith）为三名圣保罗书院的学生洗礼，唐廷桂就是其中之一，教名Laying-cheu。^②施美夫给唐廷桂写了一封推荐信，向加利福尼亚的基督教领袖做引荐。马礼逊学校的教师啉呢也写了介绍信给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驻加州代理人比埃尔（Frederic Buel）、旧金山长老会传教士亨特（Timothy Dwight Hunt），以及旧金山商人博奇（William Orvin Bokee）等人。^③亨特牧师于1840年毕业于耶鲁学院（Yale College），1844年赴檀香山传教，1848年10月29日抵达旧金山，是第一位在加州定居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比埃尔牧师于1849年到旧金山传教。博奇于1845~1847年在广州传教，住在同孚洋行，1849年妻子去世后，他携子定居旧金山。啉呢向两位传教士和一位商人引荐唐廷桂，主要就是希望三人能够照顾到初来乍到的唐廷桂，唐廷桂也能帮助两位牧师向华人传教。

① 王杰、宾睦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先驱唐廷枢》，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第24~25页。

② 施其乐：《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唐氏兄弟之青年时代》，林广志主编《唐廷枢研究》第1辑，第112页。

③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p. 45.

唐廷桂的到来让加州的教会人士欣喜若狂，因为旧金山华人日渐增多，但是没有懂中文的牧师可以给华人传教。1852年1月，唐廷桂到达美国，先是在加利福尼亚的教会工作。^①旧金山基督教长老会长老汉布利（Thomas C. Hambly）组织了一个中文圣经班。班里最初四人，其中就有唐廷桂和李根（Lee Kan 或 Lee Akan）。李根是唐廷桂在马礼逊学校的同学，也是这一年刚到旧金山。

1852年10月，施慧廉（Rev. William Speer）来到了旧金山，和唐廷桂见面相识，计划一起推动在华人社区的传教工作。施慧廉1846年抵达中国，在广州和澳门传教，精通广东话。1851年1月因为健康原因返回美国。1852年被长老会派到旧金山向华人传教，直至1857年离开。1853年11月6日，他带领四名信徒，创办了美洲大陆的第一个基督教长老会华人教会——中华基督教长老会。旧金山华人同乡会馆、公司等纷纷捐资修建华人教堂，唐廷桂的公司（Tong K. Achick & Co.）和李根的公司（Lee Kan & Co.）也各自捐了100美元。^②他出任1854年4月22日创刊的美国第一份中文周刊《金山日新录》（*The Golden Hills News*）的编辑。1855年1月4日，他创办了中文报纸《东涯新录》（*The Oriental*），由李根任编辑。施慧廉还开设了医疗所为华工提供服务，反对排华法案，是旧金山华工的支持者。虽然施慧廉想要借助在香港教会学校接受了西学为主、兼顾中学的新式教育的唐廷桂和李根的力量，来推动旧金山华人社会的传教工作，但是唐廷桂的心思已经不是传教，而是维护在美华人的权益。虽然唐廷桂没有参加施慧廉创办的首个旧金山华人教会，但是经过唐廷桂的宣传，就在华人中募集到大量资助，从而为华人教堂的建设出资出力。

① Edward Arthur Wicher,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lifornia 1849-1927*, New York: F. H. Hitchcock, 1927, p. 312. 该书记录唐廷桂抵达旧金山后，先是在教会协助曾经赴华传教的牧师施慧廉向华人传教。

② “Chinese Memorial Subscription to a Christian Church,” *The New York Herald* (morning edition), No. 7591, 1853, p. 2.

二 服务华人，维护华人权益

唐廷桂抵达旧金山，正逢华工与欧洲劳工开始出现矛盾冲突。19世纪50年代，大批华人前往旧金山采矿，然而已经错过先机，仅少数华人入矿场淘金。大多数华人进入当地农场、渔船、工厂、商店、酒店工作，或者到当地人家中做帮佣，或者自设公司或杂货店，销售当地产品或中国产品，或者开设饭店、洗衣店，不可避免地与欧洲移民来的劳工形成竞争关系，容易产生矛盾冲突。华人勤劳简朴，吃苦耐劳，工资廉价，易于管理，很少招惹是非，还能够接受做一些欧洲移民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任劳任怨，所以非常受欢迎。但是，在欧洲劳工看来，华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加上“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欧洲劳工便找各种借口排斥和污蔑华人劳工，由此引发各种排华事件，最终形成规模较大的排华风潮和排华运动。1852年旧金山爆发排华运动。1854年加州又掀起新的排华浪潮。

唐廷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来到了旧金山。他虽然一开始是为了协助传教而进入华人社区，但是为了融入华人社区和获取华人信任，唐廷桂积极维护在美华人的权益。唐廷桂借着自己在香港巡理府法庭工作数年的经验，不仅熟悉西方法律，积累了丰富的法庭经验，而且跟当地华人关系都比较好——一些华人来美前，曾与唐廷桂打交道。唐廷桂也颇有见识和胆略，敢于挺身而出，多次与加州政府交涉，运用美国法律为华人声讨公道。最终，唐廷桂对传教的兴趣减少，而更有兴趣或者意欲服务此时因不熟悉英语和美国国情而利益受损的同乡，于是专门为华人同胞提供服务。

华人抵达美国后，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不了解当地情况，容易触犯法律而被惩处。唐廷桂抵达美国后不久，积极翻译当地律法，以使华人方便行事，避免违法被罚。1850年4月13日，加州政府通过了《外国矿工税法》（*The Foreign Miners' Tax Act*），每月征收每个外国矿工20

美元的税，但很快就在1851年废除。1852年4月9日，新任加州州长毕格乐（John Bigler）订立了《外国矿工许可证税法》（*The Foreign Miners' License Tax Act*），每月征收外国矿工3美元税费，如果拒绝或无法缴纳税款，税务人员可以合法地收取和出售矿工的财产。一些或真或假的税务员趁着华工不会英语，向华工索取钱财，伤害甚至杀死华工来赚钱，从而导致大量华人被驱逐出矿场。唐廷桂将该法案翻译成中文，印制了4000多份，在所有华工的矿场传发，让华工知道新的矿工法案，尽力避免华工不知情况而利益受损。旧金山市政府将唐廷桂译稿印制了4000份，分发到各个有华工的采矿营地。^①

为了让想要或者正在去旧金山淘金的中国人了解美国加州政策变化，以便应对，唐廷桂将《采金条规》寄回香港，刊登在报刊上，以便流传。唐廷桂将译文摘选了一部分取名《采金条规》，发表在《遐迩贯珍》1853年8月第1号。^②《遐迩贯珍》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由英华书院校长、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创办。1849年，马礼逊学校关闭后，学生分散到英美传教士所办学校继续学业，唐廷桂转到哈巴安德的圣保罗书院，唐廷枢和唐廷庚转入到理雅各所办的英华书院。《采金条规》能在《遐迩贯珍》上发表，很可能就是唐廷枢和唐廷庚向理雅各推荐的缘故。

为了扭转美国加州民众和政府对华人的态度，唐廷桂等熟悉英语的华人甚至主动找到加州州长交涉，并在当地报刊发表致州长的公开信，积极维护华人权益。1852年4月29日《上加州日报》（*Daily Alta California*）^③、4月30日《旧金山先驱报》（*San Francisco Herald*）^④、5月5日

① Richard Cole, "Tong Achick Certifies that the Foreign Miner's Tax Law Has Been Faithfully Translated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Wyandot Pioneer*, Vol. 1, No. 7, 1853, p. 2.

② 《采金条规》，《遐迩贯珍》1853年第1号，香港英华书院。

③ "Letter of the Chinamen to His Excellency Governor Bigler," *Daily Alta California*, 1852, p. 2.

④ "Letter of the Chinamen to His Excellency Governor Bigler," *San Francisco Herald*, Vol. 2, No. 319, 1852, p. 2.

《沙加缅度联盟》(*Sacramento Daily Union*)^①和《圣地亚哥先驱报》(*San Diego Herald*)^②、6月5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③、6月17日《东部邮报》(*The Eastern Mail*)^④、6月26日《佐治亚市民报》(*The Georgia Citizen*)^⑤等美国各地的报刊纷纷转载,足见唐廷桂等人致加州州长函所引发的关注和热议,甚至连香港的《德臣西报》也转载和讨论了这份公开信。^⑥这封公开信提出了两个问题,说明反对排华,中国有理,取消排华,美国有利;指出华人移民并非“苦力”而是自由人,中国商人对美国经济有重大贡献;纠正一些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错误认识,强调中美两国的经济往来有益于美国。唐廷桂还作为旧金山华人代表拜会了加州州长毕格乐,阐述华人对加州的诸多贡献,请求州长说服美国矿工遵守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允许外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人在矿场工作以缴纳税款。^⑦经过旧金山华人的各种努力,加州议会最终否决了收税法案,广大采矿华工和华侨商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唐廷桂抵达旧金山后,就通过各种方式为华人发声,积极维护华人权益,获得了美国华人的信任和认可,被选为华侨领袖。随着广东各地来美的移民大量增加,又以血缘和地域划分,各自成立了三邑会馆、宁阳会馆、肇庆会馆、和合会馆、冈州会馆、阳和会馆等同乡组织,又称六大会馆或六大公司,并于1854年联合成立中华公所。这时候会馆具有同乡会组织的互助互济的作用,派人到码头迎接新到的同乡,安排其住

① “Letter of the Chinamen to His Excellency Governor Bigler,”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3, No. 353, 1852, p. 2.

② “Letter of the Chinamen to His Excellency Governor Bigler,” *San Diego Herald*, Vol. 1, No. 49, 1852, p. 2.

③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The New York Times*, 1852.

④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The Eastern Mail*, Vol. 5, No. 48, 1852, p. 2.

⑤ “Chinese Letter to Gov. Bigler,” *The Georgia Citizen*, Vol. 3, No. 12, 1852, p. 1.

⑥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Overland China Mail*, Vol. 9, No. 71, 1853, p. 2.

⑦ 《唐廷桂等华人致加州州长毕格乐的公开信》,赵殿红译,林广志主编《唐廷枢研究》第1辑,第155~161页。

宿，甚至帮忙寻觅工作，为同乡移民提供最初的保障，不致流离失所。1852年9~10月，旅居旧金山的香山县黄梁都三灶田心村人袁生（Norman Assing）、香山县恭常都上栅村人蔡丽碧、恭常都前山村人刘祖满，以及李子均和唐廷桂等同乡，在天寅街创办了阳和会馆，推举唐廷桂担任“通事”，负责与美国人的交涉事宜。此后，来自东莞、增城、博罗三县的华民见阳和会馆在保护同胞方面确实卓有成效，于是踊跃加入。

由于清政府此时尚未在美国设立使馆或领事机构，华人只能团结起来，成立各种同乡“会馆”以自保。当同乡与当地入发生冲突，或者利益受损时，或至法院起诉及被控诉时，会馆出面代表华人与当地政府或法院进行交涉，尽力维护同胞权益。1853年，加州议会新立法案，禁止华人采矿。唐廷桂等旧金山华人会馆负责人代表华人参加了加州议会举办的听证会，阐述华人立场，坚决维护华人权益。然而，唐廷桂等旧金山华侨领袖并没有扭转美国西部日益严峻的排华局势。1854年，加州又掀起新一轮的排华浪潮，要求向旧金山所有华人征收人头税，以此限制中国移民。美国国务院为此还专门邀请唐廷桂作为华人代表前往华盛顿，以便共商解决之法，最后华人移民没有被限制入美。^①

旧金山华人之间偶尔也会因利益纠葛而起冲突，唐廷桂会主动去调解同胞之间的矛盾纠纷。1852年5月，有两家同乡组织为争抢地盘而起纷争，唐廷桂邀请双方负责人见面，以便了解情况，化解矛盾。其中一方怀疑唐廷桂有失公允，以致气氛紧张，进而发展到打斗，甚至有人持枪闯入会议室，吓得唐廷桂从窗户逃出来，再从二楼跳到一个铁皮雨棚上。雨棚被踩塌，唐廷桂摔到地上，虽然受了一点伤，但总算捡回一条命。此时唐廷桂刚到美国才几个月，未有根基，没有威信，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如愿解决问题。^②

① “The Obsequies of the Late Mr. Tong Mow-che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97, p. 459.

② “To His Excellency Gov. Bigler,” *Daily Alta California*, Vol. 3, No. 128, 1852, p. 2.

三 沟通中美，传播中华文化

唐廷桂的优势在于其教育背景，以及得到了香港主教的推荐，耶鲁毕业生鲍留云、啉呢的推荐，有着基督教信仰，比较容易得到美国人的信任，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同时又熟悉华人情况，很容易就成为中美方文化交流的桥梁。1852年5月8日，《上加州日报》报道唐廷桂在法庭上，用流利的英语控告一个美国人对他进行恐吓。^①

唐廷桂等侨领还组织华人参与美国独立日活动，以便展示华人形象，也让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1852年7月4日，香山县同乡袁生组织华人参加旧金山的美国独立日巡游活动，唐廷桂首次参加这类活动。据当地报刊报道，有三四百个华人参加了美国独立日巡游活动。华人队伍由四个人领头，游行队伍中的一些人举着另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奔向共和”和“7月4日以后永远是中国人的节日”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一辆由四匹灰马拉着的四轮马车上坐着一群华人乐师；几个会馆领导坐着马车或骑着马出席，其他人步行跟随；整个华人队伍由袁生指挥。^② 1854年7月4日，已经担任阳和会馆领袖的唐廷桂再次组织华人参加旧金山庆祝独立日大巡游。据报道，唐廷桂、阿兴（Ah-Hing）、赖英（Ly-Ing）骑着骏马，穿着彩色的丝绸长袍，戴着帽子，其后跟着一辆帆布篷车，里面载着一群中国乐队在敲锣打鼓拉二胡，后面是两个穿着蓝色丝绸、手持扇子的华人，然后是一队戴着柳条做的盾牌、拿着木棍长枪的华人，这队像是军队的队伍中有一面红缎子做的中国旗帜，上面绣着金色图案，华人队伍的最后又是一队中国乐队。华人巡游队伍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③ 7月10日，《上加州日报》报道旧金山7月4日独立日大巡游盛

① “An Educated Celestial,” *Daily Alta California*, Vol. 3, No. 128, 1852, p. 2.

② “Chinese Celebration of July 4th,” *Carroll Free Press*, Vol. 19, No. 40, 1852, p. 1.

③ “Chinese American,” *Nashville Union and American*, Vol. 25, No. 367, 1854, p. 2; “Chinese American,” *Daily Register*, Vol. 55, No. 70, 1854.

况，唐廷桂处于华人队伍中的重要位置。^①此后，唐廷桂经常组织华人参加旧金山庆祝美国独立日的大巡游活动，有文献可查的就有两次，分别在1854年7月4日^②和1857年7月4日。^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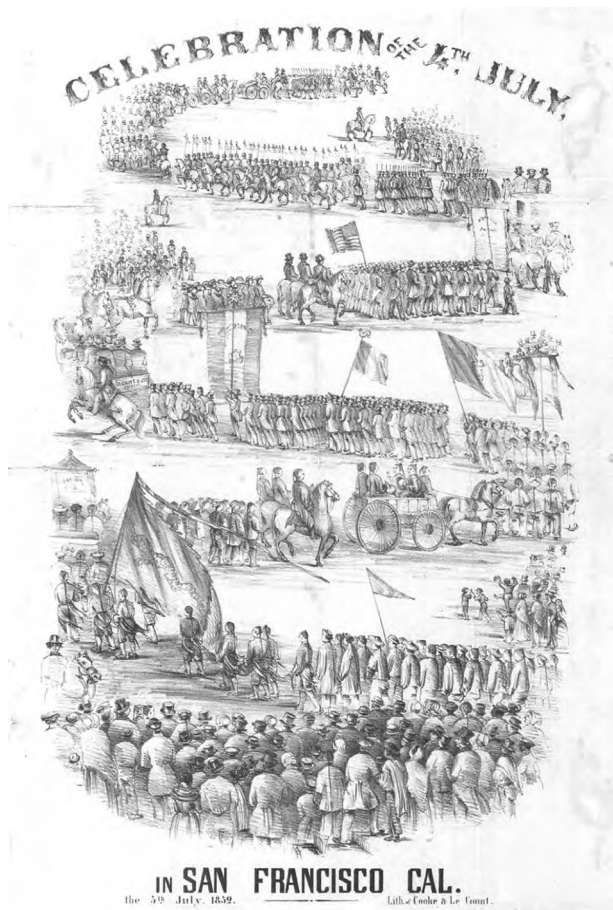


图1 1852年7月5日旧金山华人参加庆祝美国独立日大巡游（最后为华人队伍）

① “Celebration of the Anniversary of Our National Independence,” *Daily Alta California*, Vol. 3, No. 190, 1852, p. 7.

② “Chinese Americans,” *Nashville Union and American*, Vol. 25, No. 367, 1854, p. 2.

③ “Celebration of the 4th,” *Nevada Journal*, Vol. 7, No. 8, 1857, p. 2.

1852年12月30日,《旧金山先驱报》提及几天前加州高级法院的一个涉及华人的案件,就是由唐廷桂担任翻译和辩护人。唐廷桂是一位聪明的中国人,熟悉英语。^①唐廷桂负责的当事人的宣誓方式比较特别,证人用中文在一张黄纸上写一些字,然后宣誓提供真实的证据,再由出席的治安官烧掉。法官问唐廷桂这是不是中国人最庄严的宣誓形式,唐廷桂回答说不是,还有更庄严的仪式,但是这次审判没有采用。^②

戏剧是传统中国人喜欢的艺术形式。大量中国人到美谋生,也带去了中国文化,其中之一就是戏剧。1852年,粤剧团(Tung-fok-tong)^③赴美演出,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剧团赴美演出,慰藉远在异乡的华人,也是美国人了解中国戏剧文化的一个窗口、一次机会。在美华人枯燥乏味的异域生活添加了乐趣。粤剧团首先到美国,就是因为早期到美国的华人大多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粤剧团初期能吸引华人来观剧,但是随着剧目更新较慢,观众减少,美国当地人对中国戏剧的好奇心也在减少。1852年10月16日,《圣华金共和报》刊登了一封10月11日来自图奥勒米河(Tuolumne River)的读者来信,提及唐廷桂认为这里的美国人很友好,会让华人工作。^④同日,《上加州日报》刊登了唐廷桂和袁生发布“鸿福堂”剧团的宣传广告,称这是中国戏剧首次在美演出,地点在三桑街美国大剧院(American Theatre, Sansome Street),有123名演员,开演时间为10月18日,首场演出的节目有《八仙上寿》(*The Eight Genii, Offering Their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igh Ruler Yur Hwang, on His Birthday*)、《苏秦六国封相》(*Tso Tsiu Mmade High Minister by the States*)、《关云长送嫂嫂之灞桥》(*Parting at the Bridge of Parkew of Kwan Wanchang and*

① “Chinese Oaths,” *The New York Herald* (morning edition), No. 7345, 1853, p. 2.

② “Chinese Oaths,” *The New York Herald* (morning edition), No. 7345, 1853, p. 2.

③ 首个粤剧团的中文名称未见史册记载,而美国报刊所刊英文名亦有十多种拼写,如 Hong Hook Tong、Hong Took Tong、Hong Fook Tong、Hook Took Tong、Hook Tong Hook、Tung Hong Took、Tung Hook Tong、Tung Hook Long,也有写作华人剧团(Chinese Theatre)或东方剧团(Oriental Theatre)的,回译为同福堂、鸿福堂、同图堂。

④ “The Asiatics,” *San Joaquin Republican*, Vol. 2, No. 83, 1852, p. 2.

Tsow Tsow)、《窦娥冤》(*The Defeated Revenge*)等四部中国经典戏剧,剧场晚上6点半开门,7点开演,门票价格为:私人包厢6美元,前排4美元,正厅后排座位2美元,顶层楼座位2美元。^① 票价明显偏高,所以几天后,票价就调整下来,价格减半。剧团根据当地情况,在粤剧演出之前,上演了一部“最受欢迎、最美丽的”美国闹剧《邻家之妻》以吸引当地观众,也是让华人了解美国的形式;剧本也从首演的文戏变成更吸引人的武戏,有各种精彩的武术场面。^② 由于观众减少,剧团辗转前往华人聚集的城市巡游。1852年到达纽约后,由于该地华人的总人数相对而言还是较少,剧团仅靠着几万华人的票房难以维系,最后靠着资助回国,少量演员留在了当地谋生。美国人对于粤剧的看法,正面的观点认为演员服装和道具华丽,值得一看,特别是翻滚技巧,让他们极为惊叹;负面的观点,认为锣鼓弦乐吵闹难听,男扮女装和高音假嗓让人不适。观看中国戏剧,过语言关和文化关才能看懂,导致美国人对粤剧没有兴趣,只能看个新奇。看戏剧,犹如看西方的歌剧,专业性要求比较强,对服装、脸谱、装饰的区分,对唱念做打的了解,要积累很多知识,特别是外国人更要积累大量中国文化才能看懂。1853年12月4日,《上加州日报》报道波士顿的丹尼斯(G. G. Dennis)资助鸿福堂返回中国。^③ 唐廷桂等人将粤剧引入美国,不仅让美国人多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也为加州华人提供了除赌博、吸食鸦片、光顾妓院等之外的健康娱乐方式,也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丰富了华工的精神世界、业余生活。

除了组织华人参加美国独立日巡游活动,唐廷桂还组织华人参与旧金山的其他重大活动。1859年11月16日,美国陆军总司令斯科特(Win-

① “Chinese Theatre,” *Daily Alta California*, Vol. 3, No. 287, 1852, p. 2.

② 《粤剧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粤剧大辞典》,广州出版社,2008,第1088页。

③ “The Chinese Dramatic Tong Hook Company Have Been Offered a Passage to China by G. G. Den-nes, Esq., of Boston on Condition that the Commissioners of Emigration Would Furnish Them with Provisions for the Voyage. The Board Accepted the Proposition,” *Daily Alta California*, Vol. 4, No. 315, 1853, p. 3.

field Scott) 中将到旧金山访问。斯科特将军是美国开国以后, 继华盛顿之后的首位美国陆军中将。旧金山各界人士都非常欢迎将军来访。18 日下午, 将军准备启程前往俄勒冈州时, 唐廷桂作为华人社区的代表, 穿着中国服装, 欢送斯科特将军, 得到了将军的亲自接见和握手。唐廷桂用流利的、纯粹的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 他说: “非常幸运能够代表旧金山华人同胞, 向美国陆军总司令宣告表达崇高的敬意, 并钦佩将军阁下的伟大成就, 祝愿将军阁下能够长久保持健康和幸福。”斯科特将军回答说: “很感激中国居民对我表达的善意, 希望美国和中国的友好关系能够永远不间断地继续下去, 并相信在美国的自由制度下, 加利福尼亚华人将幸福地生活。”唐廷桂的英语表达能力, 让斯科特将军和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震惊。^①

唐廷桂对华人移民非苦力的阐释, 宣扬华人移民有助于美国西部发展等观点, 组织华人参加美国独立日活动、接待美国陆军总司令斯科特中将等活动, 积极展示华人形象, 以流利、纯粹的英语和优雅的举止, 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 对于美国人了解中国移民以及中国文化, 有着积极的效果。

结 语

1859 年底, 唐廷桂见美国加州排华的歪风邪气日渐猖獗, 华人在旧金山就业和生活都非常艰难, 以及出于家庭原因,^② 于是选择了回国发展,

① 唐廷桂拜会斯科特将军的情景, 有以下报刊报道: “Departure of General Scott,” *Daily Evening Bulletin*, Vol. 9, No. 9, 1859, p. 2; “Enthusiastic Reception of Gen. Scott at San Francisco,” *The Day Book*, Vol. 5, No. 37, 1859, p. 2; “Gen. Scott in California,” *Nashville Patriot*, 1859, p. 2; “Gen. Scott’s Departure for San Juan Island,” *The Press and Tribune*, Vol. 13, No. 118, 1859, p. 2; “Gen. Scott’s Departure for San Juan Island,” *Glasgow Weekly Times*, Vol. 20, No. 38, 1859, p. 2.

② “The Obsequies of the Late Mr. Tong Mow-che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97, p. 459.

在福建“报捐州同职衔”。^①随后，1860年任江海关通事；1863年因贿案被江苏巡抚丁日昌关押；1865年经唐廷枢集资购买美商旗记铁厂捐给朝廷，方得释放，赴香港经营华熙糖局（Wahee Smith & Co.）；1871年任天津怡和洋行买办，1873年任上海怡和洋行总买办，直至1897年去世。

唐廷桂早年在港澳接受西式教育，能够借助美国法律来维护华人的权益，为美国华侨华人所做的贡献，在大洋两岸的东西方人士之间广泛传颂。1872年，其养子唐荣俊（杰臣）赴美留学十年，在旧金山还能听到唐廷桂的名字在老华侨中传颂，在美国纽约博物馆还看见了一面墙上有唐廷桂的画像，写着“一位著名的中国商人”。^②

唐廷桂作为早期旅美华侨及侨领，在美国的活动轨迹以及积极维护华人权益、传播中华文化上的事功，都是值得肯定的，也非常需要深入研究，以便了解早期旅美华人华侨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特别是中美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情况。

① 《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62～263页。

② “The Obsequies of the Late Mr. Tong Mow-che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97, p. 459.

The Language Tex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ommemorating the 1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

He Ningyu / 45

Abstract: English has been an important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modern times. Tang Tingshu learned English in Macao and Hong Kong when he was young, and later worked as a translator, co-editing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 with his brothers Tang Tinggui and Tang Tinggeng. It based on mandarin and was a cultural reading book compatible with China and the West. It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a “pre-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which has a certain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English lexicography and cultural exchange. Tang brothers’ compil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 and their support for modern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and populariz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in China and helped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Western world. Its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provided a reference book for Westernization personnel to learn English, laid a language foundation for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also spread the knowledge of Westernization, which was the language tex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Keywords: Tang Tingshu;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ultural Exchange

Tang Tinggui, Leader of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Bin Muxin / 62

Abstract: Tang Tinggui (then named Tong Achick) as an early Chinese-American, was valued by American missionary William Speer for his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excellent background of American social culture, to help him preach to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During the period of its, Tang Tinggui

translate California law *The Foreign Miners' License Tax Act* into Chinese, and act as an interpreter in Court of San Francisco, participated in maintaining Chinese rights and interests activities, and also organized a Cantonese Theatre "Hong Fook Tong" troupe to tour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fort Chinese and show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be elected the head of "Yeung-wo Association", thus to provide more service for Chinese. Tang Tinggui organized Chinese to donate money to build Chinese church, participate in the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received visiting American important figures, and actively coordinate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local, integrated into American society, as well as actively displayed Chinese image. Tang Tinggui was outstanding and his contribution was obvious. Based on Tang Tinggui case study, it is worthy to understand the early stat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specially,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Keywords: Tang Tinggui (Tong Achick); Chinese in America; Yeung-wo Association; William Speer; Hong Hook Tong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Tingshu and Zheng Guanying

Shao Jian / 77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a large number of Guangdong compradors went north to Shanghai, the largest port city in China at that tim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abundant funds, they developed into a social group with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had a lot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westernization officials and the gentry and merchant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and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Tang Tingshu and Zheng Guanying,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uangdong compradors, came to Shanghai in the same year. In the long years since then, they